

从《湖心寺夜宴图》 想到了苏小小

“月浸宁波巷，灯影摇红妆……”宁波市文联重大题材创作项目——12集微短剧《湖心寺夜宴图》，近日在红果短剧APP上线。

该剧改编自明代瞿佑短篇小说集《剪灯新话》卷三中的一篇《牡丹灯记》，讲述的是发生在宁波月湖镇明岭下一桩“人鬼情未了”的爱情故事。

此类故事，古今中外都是热门题材，编者津津乐道，闻者如醉如痴，由此推演至文学、戏剧、绘画、音乐、舞蹈、影视等文艺门类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人人皆知世上没有鬼，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以鬼为题材的作品？无非因为地下的世界，实际是地上世界的折射，反映的终究还是现实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：“哪里有鬼影子，只不过是一些怪人而已。”

1 三百年后，他把她写进诗里

大唐是诗的国度，诗歌浩如烟海，诗人灿若繁星，出现了诗杰王勃、诗狂贺知章、诗佛王维、诗仙李白、诗圣杜甫、诗豪刘禹锡、诗囚孟郊、诗奴贾岛……还有“诗鬼”李贺(790—816)。

李贺得此称谓，一是因为他堪称“鬼才”，二是因为他的诗中写到了很多与鬼有关的内容。

比如《秋来》：“秋坟鬼唱鲍家诗，恨血千年土中碧。”《南山田中行》：“石脉水流泉滴沙，鬼灯如漆点松花。”《春坊正字剑子歌》：“提出西方白帝惊，嗷嗷鬼母秋郊哭”……

其中最出名、并且用情最深的，当属《苏小小墓》：“幽兰露，如啼眼。无物结同心，烟花不堪剪。草如茵，松如盖。风为裳，水为佩。油壁车，夕相待。冷翠烛，劳光彩。西陵下，风吹雨。”写得绮丽浓艳，没有一个鬼字，读来却感觉“鬼气森森”。

一个唐代诗人，为何会对一个三百年前的女子如此深情？

史料记载，苏小小是六朝南齐名妓，出身钱塘（杭州）官宦之家，才貌俱佳，能书善诗。十五岁时，不幸父母双亡，无奈委身青楼。

虽然沦落风尘，但她洁身自好，不卑不亢，寄情西湖山水，活得通透洒脱。

她的一生，有过两段恋情。

第一次，她对一个叫阮郁的男子动了真情。两人情投意合，同游西湖，苏小小赋诗：“妾乘油壁车，郎骑青骢马，何处结同心，西冷松柏下。”然而阮郁的父亲嫌弃小小身份，将儿子诓回家中，另行婚配，令小小肝肠寸断。

第二次，苏小小邂逅赴京赶考却没了盘缠的落魄书生鲍仁，她倾囊相助，他立誓不负卿。翌年鲍仁金榜题名，来到钱塘寻找小小，不料佳人已逝，年仅十九岁。鲍仁悲痛欲绝，将小小葬于西冷桥畔，墓前立石碑，泣血刻下“钱塘苏小小之墓”。

红颜薄命、情深不寿的苏小小，引来后世无数倾慕者。

除了李贺，还有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温庭筠、李商隐、权德舆、张祜、罗隐、张耒、周密、元好问、陶宗仪、袁宏道、张岱、徐渭、朱彝尊、袁枚……都曾为她写下诗篇。

元代宁波籍散曲大家张可久《绿头鸭·湖上遇雪，再用前韵》云：“忆当年，阿苏小小，鸾箫能品参差。”清代才子、杭州人袁枚还刻了一方“钱塘苏小是乡亲”的印章。连乾隆皇帝下江南来杭州，也要专程到西冷桥下，在苏小小墓前拜谒。

2 六百年后，他视她为梦中情人

倾心苏小小者，又怎么少得了画家？

苏小小的美貌与才情，定格在十九岁这个最美好的年华，就像电影《一代宗师》里宫二的那句台词，“我在最好的时候遇见你，是我的运气”。这给了画家充分的想象空间，他们大开脑洞，描摹自己心目中的佳人。苏小小，也成为绘画史上一个美丽的“母题”。

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之《元画全集》，收录了刘元的《司马樾梦苏小小图》。

司马樾，字才仲，北宋陕州夏县（今属山西运城）人，是名臣司马光的侄子。他把六百年前的苏小小视为梦中情人。据载他在杭州做官时，官舍下即是苏小小墓。

任职期间，一次司马樾昼寝时，在梦中与苏小小相会，醒后立即以苏小小口吻写下一阙《黄金缕》：“妾本钱塘江上住。花落花开，不管流年度。燕子衔将春色去，纱窗几阵黄梅雨。斜插犀梳云半吐，檀板轻敲，唱彻黄金缕。望断行云无觅处，梦回明月生南浦。”婉约凄美，流传后世。

宋代张耒《书司马樾事》、何蘧《春渚纪闻之司马才仲遇苏小》等笔记都记载了此事，元代刘元将其绘成《司马樾梦苏小小图》。此画工笔设色，画的是厅堂一角，烛炬半残，司马樾倚椅而眠，身旁小僮抱膝入睡，阶下烟雾氤氲，苏小小手持檀板，翩然而至。

画家着意于对两人神态的细腻刻画，司马樾脸庞饱满，苏小小面容凄切，以此突出人鬼之别。

民国时期，书画鉴定家张珩（字葱玉）曾在一裱画店见到此画，“叹为惊异”。因时人不知画的来历与内容，张珩“遂以贱值购得”。几经流转，此画现收藏于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。

刘元，画史不载其名。因图中有“平水刘元”印，经张珩考证，刘元为平水（今属山西临汾）人，元代祇应司（工部掌管宫中诸色事务的衙署）官员，从这幅画的技法看，应为当时巧匠之作。



罗聘《苏小小像》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3 一千三百年后，他把她画进画里

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

苏小小身后一千三百年，清代“扬州八怪”中，出了一位画人物的罗聘，他的《苏小小像》，是这一“母题”中知名度更高的一幅。

罗聘（1733—1799），字遁夫，号两峰，安徽歙县人。在画坛，“扬州八怪”以怪著称，罗聘则是怪人中的怪人，别人画世间百态，他以画鬼见长，画了很多《鬼趣图》。

他是一介布衣，妻子方婉仪不仅出身官宦之家，而且能诗善画，与罗聘夫唱妇随，家庭幸福，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都是丹青能手。

别人画苏小小，多以叙事方式描绘人鬼相会的场景。擅长画鬼的罗聘，则让这幅画带上了令人震撼的“冷艳”与“鬼气”。画中苏小小面色苍白，眉毛倒挂，双目低垂，似有无尽的哀怨。引人注目的还有她胸前垂下的一缕红绳，打着同心结，一直垂到脚边。这既呼应了苏小小名句“何处结同心”，又像一缕鲜血，象征着至死不渝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爱情。

这幅《苏小小像》作于清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上元节，彼时方婉仪去世仅两年。在这本该团圆的日子里，独处异乡济南的罗聘，内心充满了对亡妻的思念。他借画苏小小的形象，来寄托对亡妻的哀思和对生死离别的悲伤感悟。在用笔上，人物衣纹线条曲折纠缠，不像传统美人图那样流畅飘逸，而是充满了一种凹凸起伏的张力，更增强了画面的凄冷感。

画家多为性情中人，罗聘尤其如此。

记者 楼世宇



刘元《司马樾梦苏小小图》绢本设色，28.9厘米×73.4厘米 美国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藏